



名家新篇 阿成

医生与教师

我一生中崇敬的职业有两种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教师。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，无论是怎样的社会制度下，或者在怎样危难和不寻常的状态下，始终在人们的心中保持着崇高而伟大的形象。在医生的面前只有病人，没有不医不治的敌人与恶人。这是在其他行当之中绝无仅有的职业态度。医生的职业有其独特的崇高信仰和职责。只要你从事这个职业，就必须一生一世遵循这个信条，那就是救死扶伤，施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否则，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生。

教师也是如此。如果说医生是在人的肉体解决痛苦，使之健康起来，那么，教师则是从精神上给人以文化知识，使之获得知识的力量，变得强大与自信。因此，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比崇敬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。

假如说，一个城市，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腐败现象，一些犯罪行为，或者出现一些不敬业，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不光彩的事——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这还是正常的。可以不必因此而灰心丧气。至少说，我们这个城市还有医生和教师，在为人类做着无私而圣洁的工作。这无疑是一座城市的希望、光荣与骄傲。

我曾说过，假如一个城市相当数量的医生和教师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事，比如不恪守职业道德的事，那么，这座城市就毫无希望了。教师和医生是一座城市的最后操守。哪怕他们面对再多的危险与诱惑，也决不会动摇。生活与做客这座城市的人，都会为此感到某种高尚和骄傲。

人到中年，我也去医院看身体的某种不适，因嫌路远，我很少去合同医院就诊，就在附近的医院自费看看算了。在如此寻常的行为当中，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个“特殊”的现象。那就是，医术越高，越精湛，或者越是极有前途的医生，他们的工作态度越认真，对患者的态度也越和善。相反的，某些医术差的医生，却常常莫名其妙自高自大，工作作风类似旧时代的警察，让人齿冷。我也偶尔遇到过态度差一点的大夫。好在我一生大多是在挫折中生存，在尴尬中求生，所谓曾经沧海，倒也不以为然。只是为这样的医生的前途担心，为一座城市的形象担忧。

我也听说过在教师当中的某些让人败胃口的“故事”。其怪异的做法，无非是为了一个“钱”字罢了。这是让众多好教师感到丢脸的事。

医生和教师，是一座城市形象的最后防线，它要垮了，一切都垮了。



专栏作家 大卫

人言无畏

你，恰恰说明他关注你，在乎你。“当你对着别人的背影指指点点的时候，说明你正站在他的身后。”这是我许多年前写过的一句话。所以，当听到那些比雪花还纷乱的“人言”，你应该高兴，因为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土堆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”。有时候，还要向小草学习，风愈是肆虐疯狂，小草愈是对之摇头否定。

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只能听甜言蜜语，也是很可怕的，这就好比老是在吃糖，早晚要得糖尿病的。而那些不请自来的“人言”，却仿佛苦瓜，可以清心，可以去火。别人的闲话，不管有没有道理，先姑妄听之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。所谓“人言”又仿佛路障，正好可以考验我们的车技如何——人生就是一辆车——不能排除路障的司机肯定不是好司机。柏拉图说，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，仿他这句话：没有经过流言洗礼的生活，也是不值得过的。和人生中的那些重大挫折相比，流言蜚语又算个什么呢。溪水，受到石头的阻拦，会跳得更高。

退一万步来说，哪怕别人是无中生有、捕风

捉影，但这恰恰可以看出我们的度量如何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能够接受别人的观点，甚至是指责，正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度是小拇指一样的窄，还是海面一样的宽。艾青在一首名为《礁石》的诗中写道：“一个浪，又一个浪，无休止地扑过来，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，被打成碎沫、散开……它的脸上和身上，像刀砍过的一样，但它依然站在那里，含着微笑，看着海洋……”人生有时候就像那礁石，流言蜚语之浪，只会变成碎沫，除了散开还是散开。

果如此，“人言”不但不可畏，反而会使我们更全面、更健壮地成长。他“可口”（可以口无遮拦地说），我“可乐”（可以偷着乐），倒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珠联璧合——其实，所谓“人言”，恰如误打到手机上的陌生电话：接之，由我；挂之，由我；呼叫等待或者转移，也由我。

人言无畏，人生无畏。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”——但丁这句名言，更像一盒永远也划不完的火柴，随时可以把每一个日子，像蜡烛一样点着。



灯下漫笔 安庆

看过一幅摄影，整个画面几乎都是膝盖以下的行走，各式各样的腿穿行在宽敞的路面上。我不知道这幅摄影来自怎样的契机，但那音乐一样的脚步声，肯定是世界上最美的和音，让我们振奋，寻找到前进的勇气。摄影师在那一刻找到的绝不仅仅是抓住镜头的灵感。

有一次，走廊上的脚步声打动了我的心。

当时我在一个城市漂泊，我忽然病了。就在那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可能从我有气无力的回话中听出了信息，那是我曾经的同事，应该是我的一小朋友了。我没有想到会听到她走来的脚步声，就在我租住的那个二层的小楼上，小院里此时没有杂音，只有我因为生病躺着不能出门，那急急的脚步声至今让我记着，接着是敲门声，门被推开时我看见了，手里掂着水果。那一天他坐在我的床边，给我倒水，喂我吃药。后来她走了，半夜的时候又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的病情，说如果不行就去医院。朋友的关心和问候让我的病一下子好了许多。

一个雨天，我蓦然听见了麻雀的叽叽声，我惊喜地寻找着，我终于找着了，就在我住的楼檐下，雨滴答滴答地打在雨搭上，麻雀在雨中不时和上几声叽叽的叫声。我远远地看着白脖子白嘴角的麻雀，它的头不时地扭动一下，似乎头扭动一下就要叫一声。我一下子想起了乡间的谷地，

安慰我们的声音

乡间的谷场，想起飘在庄稼地、飘在河床、飘在谷场、飘在麦场上的鸟声，麻雀声似乎是一缕乡音，似乎是闻着我身上的味道来到我的楼檐下的。我久久地看着麻雀，闭着眼听着鸟声和雨声，我的心被鸟声被雨声滋润着。

多年前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唐山地震，一个人一直被埋在废墟之下，有一天他忽然听见了从头顶的石板上传来的敲打声，他挣扎着找来了一块石头回应着上边的敲打，上边的人终于听见了，可是救援没有那么及时，上边的那个声音还在不断地响起，他竭力地回应着，双方都在听着对方的敲打，这种生命之间的信号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，后来他终于获救了，正是这突然而至的声音使他在绝望中找到了生命的安慰。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远在异乡的一个城市，两个老乡在一家饭店吃饭时蓦然从对方的说话声里听出了乡音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激动地站了起来，相对而立，然后两个男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又泪眼相对地举起酒杯。也许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，奔波的艰辛，创业的艰难。但我们从中体味到的是浓浓的亲情和身在异地对乡音的敏感。

其实就这样简单，有时候一句问候，一声招呼就足以使对方聆听和领受到安慰，真诚的声音永远温暖着人类的内心，有时候我们是多么渴望听到安慰的声音啊。



草堂文画 冯杰

讲方言的玉米

我周围的玉米和我一样，都是讲方言的。在北中原大地，每到深夜，在月光下，能听到那母语般的方言此起彼伏，在讲着多少年前承袭流传下的一部史记，是乡村版的口语史记，像一条艰辛哀伤的河流贯穿下来。

那条玉米河里讲述的，都是我们小人物的生存史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六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叶子幸福地倒向他怀里，用小拳头捶他。“乱说，我本来就很漂亮嘛，谁让你花这么多钱。”

“别心疼，钱是人挣的，也是人花的，我会挣钱给你花。”李伟的话充满豪气。

我的经理陈生，不苟言笑，身材高大魁梧，皮肤白嫩，五官精致，线条分明，像雕刻出来的一般。除了比贾宝玉多一副眼镜外，其他的，都像极了电影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个大情圣。

可他从来一身牛仔工装，一双运动鞋，不苟言笑，从不拿正眼看他身边的一个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年纪。他的名字，也是后来他签文件时，我才知道他叫陈尊荣。

他办事认真细致，中规中矩，每天准时上班，见面一声“早晨好”；每晚准时下班，告别时

一声“晚安”或“拜拜”。上班时间从不闲聊工作以外的话题。

上班不到一星期，我就发现，这间占据了整整半层楼的大办公室里的几十个女孩子，几乎都痴狂地爱着陈生。

她们上身穿着柠檬黄的工装，实在是因为公司规定统一着装，没有办法。但她们却有本事，在头上、脸上、身上和脚上，精心侍弄，使自己有别他人，别具风情。

她们总是没事找事，找个借口就来找陈生，请示这，批示那。每到中午休息时间，她们都会赶紧脱去工装，露出好看的裙衫，希望有幸能让陈生看上她们一眼。可惜陈生永远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一点表情也没有，仿佛她们是一群没有生命的东西，而不是活生生的人。

“可怜。”我在心里为她们鸣不平。

她们都是些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正值青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春年华的女孩，哪一个配不上那些香港人？就因为大陆穷，挣钱少，而不被这些香港人看重。同办公室的几个香港女孩，又矮又瘦又黑，却个个被那些经理主管捧得如公主般骄傲。

我庆幸自己有李伟，否则，万一不幸爱上了这个或那个香港人，可就惨了！

然而，我不知道，一个危机，正在悄悄向我逼近，将我包围。

我像一只侥幸捡到一只野兔的狐狸，正被一群饿得眼睛发绿的狼包围，它们个个正恨不能把我撕碎吞食。

而我浑然不觉。

自工作后，每天晚上九点下班，李伟都要在离厂有500米远的那个街角等我一起回家。

他用单车载着我，一路吹着凉爽的海风，一路说着话或唱着歌，看天上闪闪的星星，湛蓝的天空，碧绿无际的田野，心情愉快轻松。

回到家，冲凉，睡觉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七点，准时起床上班。

我们的日子充满了希望，平静而幸福。

我们是这样计划我们的生活的。每个月领到工资，留下800元做生活费，剩下的，一个月差不多能存到2000元。

工作两个月，我连加了两次工资，现在基本工资一月800元，加上加班费奖金等，一月能拿到1500元。这样高的薪水，当时，很多名牌大学生还拿不到呢。我很开心。

一、再见，不要永别

叶子，是在一夜间变漂亮的。

这是因了李伟，她这样认为。

她原来皮肤黝黑，身材粗壮，戴着一副琥珀色宽边眼镜，一副土头笨脑的样子。为此，她一向自卑少言。

和李伟同居后，她的肌肤，在一夜间变得雪白细腻，身材变得丰满窈窕，富于韵律，脸部线条秀美流畅。

李伟抱着她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一遍遍抚摸她圆润柔韧的大腿，纤细的腰身，亲吻她白皙饱满，泛着珍珠光泽的乳房。

“真美！”

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赞叹。

星期天，他花了3000元，为叶子买了一副黑框圆形、铬质框架的眼镜，使她的圆脸变得秀丽白皙。另外，他还为叶子买了深绿色的麻质套装，真丝乳白套装，和一条冰蓝色软缎连衣裙，三双与之相配衬的凉鞋和皮鞋。

李伟还买了整整两打丝袜。他脱下叶子腿上带洞的丝袜，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也不要让你再穿带洞的丝袜了，记住！”

叶子换上这些衣裙鞋袜，整个港台丽人，超凡脱俗。

李伟看了心花怒放，满心欢喜。

“小丫头，想不到你原来这么漂亮，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别人不要的丑丫头呢！”